

四、藝文志

(二) 賦

1. 魏晉南北朝

闕

2. 隋唐

王季友（714-794年）：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一十七（唐）王季友《商丘開泳得明珠賦》：

專心所感，偽物皆成。若商丘之始泳，得明珠於至精。以荷畚之窘，揖乘軒之榮。曾狎侮之不暇，孰招延而有情。惟此翁者，古之愚也。存己性之任真，謂人言之無假。守其抱朴之意，不知翫人之事。信河水之深曲，是寶珠之所置。洪流沃日，吁萬丈之層潭；絕岸排雲，抱千艘之險地。無鳥獸之敢近，豈泥沙之可得；何長舌之見欺，遂投身於不測。膺騰於泉客之繳，足跡於馮夷之域。齋淪未遠，覺圓質之當捫；澁澆無涯，見孤光之上逼。於是握照乘之珍，出重泉之濱。星輝耀掌，雪彩環身。當太陽之益照，射眾象而驚新。虛白無瑕，粲瓊華而納景；清規半溼，炯冰狀而流津。足使居常者駭異，輕薄者居厚瞪。睢盱之拙目，鉗胡盧之笑口，不待驪龍之睡，無勞巨蚌之剖。超萬頃而一合，由素無而忽有。彼非他能，道在至信。苟至氣之克專，實神靈之與進；脫用心之疑惑，必在物而多吝。故事無可否，精求乃獲。泉非合浦，尚謂出其明珠；地比荆山，固可營其拱璧。彼移山於海，飲羽於石，皆非自然之致力，緊敢而後適疑作志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九十七（唐）王季友《商丘開泳得明珠賦》：

專心所感，偽物皆成。若商丘之始泳，得明珠於至精。以荷畚之窘，揖乘軒之榮。曾狎侮之不暇，孰招延而有情。惟此翁者，古之愚也。存己性之任真，謂人言之無假。守其抱朴之意，不知翫人之事。信河水之深曲，是寶珠之所置。洪流沃日，吁萬丈之層潭，絕岸排雲，抱千艘之險地。無鳥獸之敢近，豈泥沙之可得。何長舌之見欺，遂投身於不測，膺騰於泉客之繳，足跡於馮夷之域。齋淪未遠，覺圓質之當捫，澁澆無涯，見孤光之上逼。於是握照乘之珍，出重泉之濱，星輝耀掌，雪彩環身。當太陽之益照，射眾象而驚新。虛白無瑕，粲瓊華而納景，清規半溼，炯冰狀而流津。足使居常者駭異，輕薄者居厚瞪，睢盱之拙目，鉗胡盧之笑口，不待驪龍之睡，無勞巨蚌之剖。超萬頃而一合，由素無而忽有。彼非他能，道在至信。苟志氣之克專，實人靈之與進，脫用心之疑惑，必在物而多吝。故事無可否，精求乃獲，泉非合浦，尚謂出其明珠，地比荆山，固可營其拱璧。彼移山於海，飲羽於石，皆非自然之致力，緊敢而後適。李子卿：大历（766-779年）末進士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四十一（唐）李子卿《水螢賦》：

水螢惟蟲，惟蟲能天。彼何為而化草，此何事而居泉。腹可自持，故無取於蟹，足能

自運，亦曷憐於蚊，其形也蠢耳，其光也炯然。色動波間，狀珠還於合浦，影懸潭下，若星聚於潁川。明不可以並時，故當晝而潛曜。暗不可以同德，故候夜而開照。近而察之，若海底之陰火。遠而望也，辟山邊之寒燦。潛伏類於全真，無欲均於觀妙，質未為用，自脫豫且之網，餌且不貪，高祝任公之釣。徒觀夫因坎而止，隨萍則流。任晦明而隱見，與風水而沉浮，自得井蛙之樂，何虞轍鮒之憂，儻欲觀書，固不惜於餘照，如將案劍，非有意於暗投。火為象兮，取於時而去其熱，水為宅兮，質其潤而得其潔。且混迹於泥沙，詎等夷於魚鼈，同至人之樂道，類君子之甘節。覽於心乃止水之常淨，燭於物靡傳薪之無絕。由此而言，覺吾道之滅裂。

（明）楊慎《丹鉛總錄》卷五（唐）李子卿《水螢賦》：

水螢為蟲，惟蟲能天。彼何為而化草，此何事而居泉。腹可自持，故無耿於蟹，足能自運，亦自憐於蚊，色動波間，狀珠還於合浦，影懸潭下，若星聚於潁川。此水螢也，月令腐草化螢。說文作蠲，解云馬蠲也。淮南子作蚺，水螢之名，狀亦猶蝶，有草蝶、水蝶二種云。

（明）楊慎《升庵集》卷八十一（唐）李子卿《水螢賦》：

水螢為蟲，惟蟲能天，彼何為而化草，此何事而居泉。腹可自持，故無羨於蟹。足能自運，亦自憐於蚊。色動波間，狀珠還於合浦，影懸潭下，若星聚於潁川。此水螢也，月令腐草化為螢。說文作蠲，解云馬蠲也。淮南子作蚺，皆水螢之名，狀亦猶蝶，有草蝶、水蝶二種云。

（清）張英《御定淵鑿類函》卷四百四十七（唐）李子卿《水螢賦》：

水螢為蟲，惟蟲能天，彼何為而化草，此何事而居泉。色動波間，狀珠還于合浦。影懸潭下，若星聚于潁川。徒觀夫因坎而止，隨萍則流，任晦明而隱見，與風水而沈浮。陳章腐草為螢。賦曰，從微至著，出死入生，幾變青袍之色，漸加丹鳥之名。匪我貯期，故分形于夜朗，自他有耀，因易貌而宵行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一百三十八（唐）李子卿《水螢賦》：

水螢惟蟲，惟蟲能天。彼何為而化草，此何事而居泉。腹可自持，故無取於蟹，足能自運，亦曷憐於蚊，其形也蠢爾，其光也炯然。色動波間，狀珠還於合浦，影懸潭下，若星聚於潁川。明不可以並時，故當晝而潛曜。暗不可以同德，故候夜而開照。近而察之，若海底之陰火。遠而望也，辟山邊之寒燦。潛伏類於全真，無欲均於觀妙。質未為用，自脫豫且之網，餌且不貪，高視任公之釣。徒觀夫因坎而止，隨萍則流。任晦明而隱見，與風水而沉浮，自得井蛙之樂，何虞轍鮒之憂，儻欲觀書，固不惜於餘照，如將按劍，非有意於暗投。火為象兮，取於時而去其熱，水為宅兮，質其潤而得其潔。且混迹於泥沙，詎等夷於魚鼈，同至人之樂道，類君子之甘節。覽於心乃止水之常淨，燭於物靡傳薪之無絕，由此而言，覺吾道之滅裂。

陸贄：(754年-805年)

(北宋)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六(唐)陸贄《月臨鏡湖賦》:

月配陽含虛而明，湖止水體柔而平。光無不臨，故麗天並耀；清可以鑒，因取鏡表名。月包陰以成象，水稟月而為精。兩氣相合，實不入而疑入；二美交映，伊本清而又清。色皎潔而秋天愈靜，波演漾而宵風乍輕。類泗濱之磬見，疑合浦之珠明，至明洞幽，至清無垢，同玄澤無遠不遍，等達人以虛而受。滿不可恃，望之足戒，以虧盈形或未分，鑒之則辨其妍醜；輕靄不起，纖塵莫過，沉璧彩而為鏡，碎金輝以成波。皓質未判，空聞田鶴之唳；香風乍度，暗傳蓮女之歌。萬象皆總，湛清光而不動；極望靡窮，凝虛皓而如空。照同心千里之外，洞游鱗百丈之中。棹影乍浮，如上天邊之漢；桂華不定，多因蘋末之風。

(清)張英《御定淵鑒類函》卷三(唐)陸贄《月臨鏡湖》:

月包陰以成象，水稟月而為精。色皎潔而秋天愈靜，波演漾而宵風乍輕。類泗濱之磬見，疑合浦之珠明。至明洞幽，至清無垢，輕靄不起，纖塵莫過。沉璧彩而為鏡，碎金輝以成波，皓質未判，空聞田鶴之唳；香風乍度，暗傳蓮女之歌。萬象皆總，湛清光而不動；極望靡窮，凝虛皓而如空。照同心千里之外，洞游鱗百丈之中。棹影乍浮，如上天邊之漢；桂花不定，多因蘋末之風。

(清)張英《御定淵鑒類函》卷三十二(唐)陸贄《月臨鏡湖》:

月配陽含虛而明，湖止水體柔而平。光無不臨，故麗天並耀，清可以鑒，因取鏡表名，月包陰以成象，水稟月而為精，兩氣相合，實不入而疑入，二美交映，伊本清而又清。色皎潔而秋天愈靜，波演漾而宵風乍輕。類泗濱之磬見，疑合浦之珠明，至明洞幽，至清無垢，同玄澤無遠不遍，等達人以虛而受，滿不可恃，望之足戒。以虧盈形或未分，鑒之則辨其妍醜。輕靄不起，纖塵莫過，沈璧彩而為鏡，碎金輝以成波。皓質未判，空聞田鶴之唳。香風乍度，暗傳蓮女之歌；萬象皆總，湛清光而不動，極望靡窮，凝虛皓而如空。照同心千里之外，洞遊鱗百丈之中，棹影乍浮，如上天邊之漢；桂華不定，多因蘋末之風。

(清)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四(唐)陸贄《月臨鏡湖賦》:

月配陽含虛而明，湖止水體柔而平。光無不臨，故麗天並耀，清可以鑒，因取鏡表名，月包陰以成象，水稟月而為精，兩氣相合，實不入而疑入，二美交映，伊本清而又清。色皎潔而秋天愈靜，波演漾而宵風乍輕。類泗濱之磬見，疑合浦之珠明，至明洞幽，至清無垢，同玄澤無遠不遍，等達人以虛而受，滿不可恃，望之足戒，以虧盈形或未分，鑒之則辨其妍醜，輕靄不起，纖塵莫過，沉璧彩而為鏡，碎金輝以成波。皓質未判，空聞田鶴之唳，香風乍度，暗傳蓮女之歌。萬象皆總，湛清光而不動，極望靡窮，凝虛皓而如空。照同心千里之外，洞游鱗百丈之中。棹影乍浮，如上天邊之漢，桂華不定，多因蘋末之風。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一十七（唐）陸復禮《珠還合浦賦》：

珠行藏兮，与道为邻。政善恶兮，感物生神。私以务贪，必去土而匿耀；光之崇俭，则还浦而归淳。我政无累，匪求而至。宛若中流，昭然明媚。对三光而分色，契一德而潜致。盈虚无胜，不随月魄以哉生；往返有孚，殊异奔星之出使。徒见其表迹，罔知其奚自。睹映水之新规，谓沉泉之初弃。为人利也，且一贯以称珍；与众共之，虽十斛而不匮。然知此珠之感，唯政是随。当政至而则至，偶俗离而则离。人而无道兮，不去何以；人而有德兮，不复何为。止旧浦而可采，同暗投而在斯。质若累累，疑点缀于霄汉；色仍皎皎；终炫耀乎涟漪。且夫彼邦政悖，我则为不居之物。彼邦政闲，我则能应道而还。岂专巨蚌是剖，实惟无胫而走。将不贪以共存，非甚爱之能守。浦之不吝，任变化以往还；珠之员来，辨政理之妍不。诚可以孚，明可以久。处泥沙而有光，知进退而不苟。利用溥博，何必取之于龙颌；报德宏多，奚犹得之于蛇口。其来也所以辅正，其去也所以戒贪。警循良之夕惕，俾傲狠以知惭。勿以珠为蕴蓄，勿以珠为珍好。且还浦而难期，且离邦而难宝。将守之而勿失，在闲邪以存道。

（清）張英《御定淵鑒類函》卷三百六十四（唐）陸復禮《珠還合浦賦》：

宛若中流，昭然明媚。对三光而分色，契一德而潜致。盈虚无胜，不随月魄以哉生；往返有孚，殊异奔星之出使。徒见其表迹，罔知其奚自。睹映水之新规，谓沉泉之初弃。为人利也，且一贯以称珍；与众共之，虽十斛而不匮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九十七（唐）陸復禮《珠還合浦賦》：

珠行藏兮，与道为邻。政善恶兮，感物生神。私以务贪，必去土而匿耀；光之崇俭，则还浦而归淳。我政无累，匪求而至。宛若中流，昭然明媚。对三光而分色，契一德而潜致。盈虚无胜，不随月魄以哉生；往返有孚，殊异奔星之出使。徒见其表迹，罔知其奚自。睹映水之新规，谓沉泉之初弃。为人利也，且一贯以称珍；与众共之，虽十斛而不匮。然知此珠之感，唯政是随。当政至而则至，偶俗离而则离。人而无道兮，不去何以；人而有德兮，不复何为。止旧浦而可采，同暗投而在斯。质若累累，疑点缀于霄汉；色仍皎皎；终炫耀乎涟漪。且夫彼邦政悖，我则为不居之物。彼邦政闲，我则能应道而还。岂专巨蚌是剖，实惟无胫而走。将不贪以共存，非甚爱之能守。浦之不吝，任变化以往还；珠之员来，辨政理之妍不。诚可以孚，明可以久。处泥沙而有光，知进退而不苟。利用溥博，何必取之于龙颌；报德宏多，奚犹得之于蛇口。其来也所以辅正，其去也所以戒贪。警循良之夕惕，俾傲狠以知惭。勿以珠为蕴蓄，勿以珠为珍好。且还浦而难期，且离邦而难宝。将守之而勿失，在闲邪以存道。

令狐楚 (766 或 768~837):

(北宋) 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一十七 (唐) 令狐楚《珠還合浦賦》:

物之多兮珠為珍，通其貨而濟乎人。纔披沙以晶耀，俄錯彩以磷玢。避無厭之心，去在他境；歸克儉之政，還乎舊津。繇是觀德，孰云無神。相彼南州，昔無廉吏。富期潤屋，貪以敗類。孤漢主析珪之恩，奪倉梧易米之利。濫源既啟，真質斯閔。從予舊而不遐，諒天視兮有自。孟君來止，惠政潛施。欲不欲之欲，為無為之為。不召其珠，珠無脛而至；不移其俗，俗如影之隨。爾其狀也，上掩星彩，遙迷月規。粲粲離離，與波逶迤。乍入潭心，時依浦口。驚泉客之初泣，疑馮夷之始剖。依於仁裏，天亦何言：富彼貪夫；神之所不。沙下兮泥間，韜光而自閑。映石華之皎皎，雜魚目之鰥鰥。豈比黃帝之使象罔，玄珠乃得；蘭生之詭秦主。荆玉斯還。繇是發潤洲蘋，增輝岸草。水容益媚，澤氣彌好。川實效珍，地寧愛寶。隱見諒符乎龍躍，虧全非系乎蚌老。豈惟彰太守之深仁，可以表天子之至道。觀夫果耀外澈，英華內含。飾君之履兮豈不可，照君之車兮豈不堪。猶未遭於采拾，尚見滯於江潭。雖舊史之錄，與前賢之談。終思入掬以騰價，永得書紳而厲食。於惟明時，不貴異物。徒飭表者招累，而握珍者難屈。是珍也，居下流而委棄，曆終歲而堙鬱。望高鑒兮閭投，幸餘波之洗拂。

(明) 王志慶編《古儷府》卷十二令狐楚《珠還合浦賦》:

上掩星彩，遙迷月規。粲粲離離，與波逶迤。乍入潭心，時依浦口。驚泉客之初泣，疑馮夷之始剖。依於仁裏，天亦何言：富彼貪夫；神之所不。沙下兮泥間，韜光而自閑。映石華之皎皎，雜魚目之鰥鰥。豈比黃帝之使象罔，玄珠乃得；蘭生之詭秦主。荆玉斯還。繇是發潤洲蘋，增輝岸草。水容益媚，澤氣彌好。川實效珍，地寧愛寶。隱見諒符乎龍躍，虧全非系乎蚌老。

(清) 陳元龍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一百五 (唐) 令狐楚《珠還合浦賦》:

物之多兮珠為珍，通其貨而濟乎人。纔披沙以晶耀，俄錯彩以磷玢。避無厭之心，去在他境；歸克儉之政，還乎舊津。繇是觀德，孰云無神。相彼南州，昔無廉吏。富期潤屋，貪以敗類。孤漢主析珪之恩，奪蒼梧易米之利。濫源既啟，真質斯閔。從予舊而不遐，諒天視兮有自。孟君來止，惠政潛施。欲不欲之欲，為無為之為。不召其珠，珠無脛而至；不移其俗，俗如影之隨。爾其狀也，上掩星彩，遙迷月規。粲粲離離，與波逶迤。乍入潭心，時依浦口。驚泉客之初泣，疑馮夷之始剖。依於仁裏，天亦何言：富彼貪夫；神之所不。沙下兮泥間，韜光而自閑。映石華之皎皎，雜魚目之鰥鰥。豈比黃帝之使象罔，玄珠乃得；蘭生之詭秦主。荆玉斯還。繇是發潤洲蘋，增輝岸草。水容益媚，澤氣彌好。川實效珍，地寧愛寶。隱見諒符乎龍躍，虧全非系乎蚌老。豈惟彰太守之深仁，可以表天子之至道。觀夫果耀外澈，英華內含。飾君之履兮豈不可，照君之車兮豈不堪。猶未遭於采拾，尚見滯於江潭。雖舊史之錄，與前賢之談。終思入掬以騰價，永得書紳而厲貪。於惟明時，

不貴異物。徒飭表者招累，而握珍者難屈。是珍也，居下流而委棄，曆終歲而堙鬱。望高鑿兮閭投，幸餘波之洗拂。

（清）張英《御定淵鑿類函》卷三百六十四令狐楚《珠還合浦賦》：

發潤洲蘋，增輝岸草。水容益媚，澤氣彌好。川實效珍，地寧愛寶。隱見諒合乎龍躍，虧全非系乎蚌老。豈惟彰太守之深仁，可以表天子之至道。

韓愈（768年-824年）：

（唐）韓愈《昌黎先生文集》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《明水賦》：

古聖人之制，祭祀必主忠敬，崇吉蠲不責其豐。乃或薦之以水，不可以瀆斯用，致之於天，其事信美其義。惟玄月實水精，故水其本也。明為君德，因取以名焉。於是命烜氏候清夜，或將祭圓丘於玄冬，或將祭方澤於朱夏，持鑿而精氣旁射，照月而陰靈潛下。視之不見，謂合道於希夷。挹之則盈，方同功於造化。應於有生於無。形象未分，徒逞離婁之目，光華暗至，如還合浦之珠。既齊高於醴酒，詎比賤於潢汙。明德惟馨，神功不宰。於以表誠潔，於以誠荒怠。苟失其道，殺牛之祭何為？如得其情，明水之薦斯左。不引而自致，不行而善至。雖辭鞠蘘之名，實處樽罍之器。降於圓魄，殊匪金莖之露，出自方諸，已似鮫人之淚。將以贊於陰德，配夫陽燧。夜寂天清，堙消氣明。桂華吐耀，兔影流精。聊設教以取水伊，不注而能盈。霏然有象，的爾而呈。始茫茫以霜簣，漸微微而浪生。豈不以德叶於坎有類，則感形昭。在空氣應，則鶴鳴；在陰之論，不謬虎嘯。於谷之道可崇，庶令知聖真之無黨，驗天地之至公。竊比太羹之貴味，幸希薦於廟中。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五十七（唐）韓愈《明水賦》：

古聖人之制，祭祀必主忠敬，崇吉蠲不責其豐。乃或薦之以水，不可以瀆斯用，致之於天，其事信美其義。惟玄月實水精，故水其本也。明為君德，因取以名焉。於是命烜氏候清夜，或將祭圓丘於玄冬，或將祭方澤於朱夏，持鑿而精氣旁射，照月而陰靈潛下。視之不見，謂合道於希夷。挹之則盈，方同功於造化。應於有生於無。形象未分，徒逞離婁之目，光華暗至，如還合浦之珠。既齊高於醴酒，詎比賤於潢汙。明德惟馨，神功不宰。於以表誠潔，於以誠荒怠。苟失其道，殺牛之祭何為？如得其情，明水之薦斯左。不引而自致，不行而善至。雖辭鞠蘘之名，實處樽罍之器。降於圓魄，殊匪金莖之露，出自方諸，已似鮫人之淚。將以贊於陰德，配夫陽燧。夜寂天清，堙消氣明。桂華吐耀，兔影流精。聊設教以取水伊，不注而能盈。霏然有象，的爾而呈。始茫茫以霜積，漸微微而浪生。豈不以德叶於坎有類，則感形昭。在空氣應，則通鶴鳴；在陰之論，不謬虎嘯。於谷之道可崇，庶令知聖真之無黨，驗天地之至公。竊比太羹之貴味，幸希薦於廟中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五十（唐）韓愈《明水賦》：

古聖人之制，祭祀必主忠敬，崇吉蠲不責其豐。乃或薦之以水，不可以瀆斯用，致之

於天，其事信美其義。惟玄月實水精，故水其本也。明為君德，因取以名焉。於是命烜氏候清夜，或將祭圓丘於玄冬，或將祭方澤於朱夏，持鑿而精氣旁射，照月而陰靈潛下。視之不見，謂合道於希夷。挹之則盈，方同功於造化。應於有生於無。形象未分，徒逞離婁之目，光華暗至，如還合浦之珠。既齊高於醴酒，詎比賤於潢汙。明德惟馨，神功不宰。於以表誠潔，於以誠荒怠。苟失其道，殺牛之祭何為？如得其情，明水之薦斯左。不引而自致，不行而善至。雖辭麴蘖之名，實處樽壘之器。降於圓魄，殊匪金莖之露，出自方諸，已似鮫人之淚。將以贊於陰德，配夫陽燧。夜寂天清，煙消氣明。桂華吐耀，兔影流精。聊設教以取水伊，不注而能盈。霏然有象，的爾而呈。始茫茫以霜積，漸微微而浪生。豈不以德叶於坎有類，則感形昭。在空氣應，則通鶴鳴；在陰之論，不謬虎嘯。於谷之道可崇，庶令知聖真之無黨，驗天地之至公。竊比太羹之貴味，幸希薦於廟中。

白居易（772年-846年）：

（唐）白居易《白氏長慶集》卷三十八《求玄珠賦》：

至乎哉，玄珠之為物也，淵淵緜緜，不知其然存乎。視聽之表，生乎天地之先。其中有象，與道相全求之者，剝其心俾，損之又損。得之者，反其性，乃玄之又玄，玄無音。聽之，則希珠無體，搏之則微。故以音而求之者，妄以體而得之者，非倏爾去焉，將窅冥而齊往，忽乎來矣。與罔象而同歸，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。損明聖，薄仁義。索之惟艱，失之孔易。莫不以心忘心，以智去智，其難得也。劇乎剖巨蚌之胎，其難求也。甚乎，待驪龍之睡。夫惟不皦不昧，至明至幽。必致之於馴致，豈求之。於躁求性，失則遺若合浦之徙，去心虛潛，至同夜光之闇投。斯乃動為道樞，靜為心符，至光不耀，至真不渝。察之無形，謂其有而非有，應之有信，謂其無而非無，故立喻比夫至寶強名，謂之玄珠，名不徒爾，喻必有以以不凝滯為圓，以無瑕疵為美。蓋外明者，不若內明之理。純白者，不若虛白之旨。藏於身不藏於川，在乎心，不在乎水。然則顯其神，保其真，雖無脛求之，必臻役其識。徇其惑，雖沒齒求之，不得。則知珠者無形之形，玄者，無色之色，亦何必遊赤水之上，造崑丘之側，苟悟漆園之言，可臻玄珠之極。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二十五白居易《求玄珠賦》：

至乎哉，玄珠之為物也，淵淵綿綿，不知其然存乎。視聽之表，生乎天地之先，亘古不改，與道相全求之者，剝其心俾，損之又損。得之者，反其性，乃玄之又玄，玄無音。聽之，則希珠無體，搏之甚微。故以音而求者，忘以體而得者，非倏爾去焉，將窅冥而齊往，忽乎來矣。與罔象而同歸，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。損明聖，薄仁義。索之唯艱，失之孔易。將在乎以心忘心，以智去智，其難得也。劇乎剖巨蚌之胎，其難求也。甚乎，伺驪龍之睡。妙乎哉，不皎不昧，至明至幽。將致之於馴，致豈求之，於躁求性，滑則遺若合浦之徙。去心虛潛，至同夜室之暗投。然則動為道樞，靜為心符，至明不耀，至真不渝。

察之無形，謂有而非有。應之有信，謂無而非無。是以立喻將為至寶疆名。謂之玄珠，名不徒爾，喻必有以。以不凝滯為圓，以不炫耀為美，蓋外明者，不如內明之義。純白者，不若虛白之旨。藏於身，不藏於川，在乎心，不在乎水。夫唯外其心，順其神，韜其光，寶其真，雖無脛而求之，必臻若乃勞其智，役其神，肆其志，徇其惑。雖沒齒而求之，弗得。則知真宗無秘妙本冥默珠者，無形之形。玄者，無色之色，亦何必遊赤水之上，造崑丘之側，苟悟漆園之言，可臻玄珠之極。

(清) 陈元龙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一百五 (唐) 白居易《求玄珠賦》:

至乎哉，玄珠之為物也。淵淵緜緜，不知其然存乎，視聽之表，生乎天地之先，亘古不改，與道相全求之者，剗其心俾，損之又損。得之者，反其性，乃玄之又玄，玄無音。聽之，則希珠無體，搏之甚微。故以音而求者，妄以體而得者，非倏爾去焉。將窅冥而齊往，忽乎來矣。與罔象而同歸，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。捐明聖，薄仁義。索之唯艱，失之孔易。將在乎以心忘心，以智去智，其難得也。劇乎剖巨蚌之胎，其難求也。甚乎，伺驪龍之睡。妙乎哉，不皎不昧，至明至幽。將致之於馴，致豈求之，於躁求性。滑則貴若合浦之徙，去心虛潛，至同夜室之暗投。然則動為道樞，靜為心符，至明不耀，至真不渝。察之無形，謂有而非有，應之有信，謂無而非無，是以立喻將為至寶疆名。謂之玄珠，名不徒爾，喻必有以。以不凝滯為圓，以不炫耀為美。蓋外明者，不如內明之義。純白者，不若虛白之旨。藏於身，不藏於川，在乎心，不在乎水。夫唯外其心，頤其神，韜其光，寶其真。雖無脛而求之，必臻若乃勞其智，役其神，肆其忘，徇其惑。雖沒齒而求之，弗得。則知真宗奧秘妙本冥默珠者，無形之形。玄者，無色之色。亦何必遊赤水之上，造崑丘之側，苟悟漆園之言，可臻玄珠之極。

元稹 (779 年-831 年):

(唐) 元稹《元氏長慶集》卷二十七《善歌如貫珠賦》:

珠以編次，歌以繼聲。美綿綿而不絕，狀纍纍於已成。偏佳朗暢，屢比圓明。度彫梁而暗繞，誤綴網而頻驚。響象而然，非謂守之，以繩約氣至，則爾故可貫之以精誠。原夫以節為珠，以聲為緯，漸杳杳而無極，以多多而益貴。悠揚綠水，訝合浦之同歸，繚繚青霄，環五星以一氣，望明月而宛轉。感潛蛟之獻欵，若非象照乘之珍，安能忘在齊之味。其始也，長言邈迤，度曲纏綿，吟斷章而離離，若間引妙轉，而一一皆圓。小大雖倫，離朱視之而不見，唱和相續，師乙美之而謂連。當其拂樹，彌長凌風，乍直意出，彈者與高音而臻極。及夫屬思，潛繁因聲，屢有想無，脛者隨節促而奔走。以動激為精英，比瑕玼於能否，次第其韻，且殷勤於士衡之文，上下其音，謂低昂於游女之手。窈窕遠矣，徘徊繹如，髣髴成象，玲瓏構虛，頻寄詞於章句之末，願連光於警咳之餘。清而且圓，直而不散，方同累丸之重壘，豈比深泉之撩亂。懼無知者，初憫默於暗投，善則反之，乃因循於

舊貫。美清冷而發越，憶輝光之璀璨，始終無異，細大靡殊。中規矩而圓折，成條貫以縈紆。似是而非，賦湛露則，方驚綴網，有聲無實。歌芳樹而空想垂珠，美惡難掩，前後莫踰。亦比掄材之至者，豈獨善歌之謂乎。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十八（唐）元稹《善歌如貫珠賦》：

珠以編次，歌以繼聲。美綿綿而不絕，狀纍纍於已成。偏佳朗暢，屢比圓明。度彫梁而暗繞，誤綴網而頻驚。響象而然，非謂守之，以繩約氣至，則爾故可貫之以精誠。原夫以節為珠，以聲為緯，漸杳杳而無極，以多多而益貴。悠揚綠水，訝合浦之同歸，繚繞青霄，環五星以一氣，望明月而宛轉。感潛蛟之歔歔，若非象照乘之珍，安能忘在齊之味。其始也，長言邈迤，度曲纏綿，吟斷章而離離，若間引妙轉，而一一皆圓。小大雖倫，離朱視之而不見，唱和相續，師乙美之而謂連。當其拂樹，彌長凌風，乍直意出，彈者與高音而臻極。及夫屬思，潛繁因聲，屢有想無，脛者隨節促而奔走。以動激為精英，比瑕玼於能否，次第其韻，且殷勤於士衡之文，上下其音，謂低昂於游女之手。窈窕遠矣，徘徊繹如，髣髴成象，玲瓏構虛，頻寄詞於章句之末，願連光於警咳之餘。清而且圓，直而不散，方同累丸之重疊，豈比深泉之撩亂。懼無知者，初憫默於暗投，善則反之，乃因循於舊貫。美清冷而發越，憶輝光之璀璨，始終無異，細大靡殊。中規矩而圓折，成條貫以縈紆。似是而非，賦湛露則，方驚綴網，有聲無實。歌芳樹而空想垂珠，美惡難掩，前後莫踰。亦比掄材之至者，豈獨善歌之謂乎。

（明）王志慶編《古儷府》卷八元稹《善歌如貫珠賦》：

珠以編次，歌有繼聲，美綿綿而不絕，狀纍纍以相成。偏佳朗暢，屢比圓明。度彫梁而暗繞，誤風綴之頻驚，響象而然，非謂結之，以繩約氣至則爾，故可貫之以精誠。原夫以節為珠，以聲為緯，漸杳杳而無極，以多多而益貴。悠揚綠水，訝合浦之同歸，繚繞青霄，環五星以一氣。望明月而宛轉，感潛蛟之歔歔。美清冷而發越，憶輝光之璀璨，始終無異。細大靡殊，中規矩而圓折，成條貫以縈紆，似是而非。賦湛露則方驚綴網，有聲無實，歌芳樹而空想垂珠。

（清）陳元龍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九十二（唐）元稹《善歌如貫珠賦》：

珠以編次，歌以繼聲。美緜緜而不絕，狀纍纍於已成。偏佳朗暢，屢比圓明。度彫梁而暗繞，誤綴網而頻驚。響象而然，非謂守之，以繩約氣至則爾，故可貫之以精誠。原夫以節為珠，以聲為緯，漸杳杳而無極，以多多而益貴。以聲氣圓直，有唐，如貫珠為韻。悠揚綠水，訝合浦之同歸，繚繞青霄。環五星以一氣，望明月而宛轉。

（清）張英《淵鑒類函》卷一百八十五（唐）元稹《善歌如貫珠賦》：

珠以編次，歌以繼聲，美綿綿而不絕，將纍纍於已成。偏佳朗暢，屢比圓明，度彫梁而暗繞，誤綴網而頻驚。響象而然，非謂守之，以繩約氣至則爾，故可貫之，以精誠。原夫以節為珠，以聲為緯，漸杳杳而無極，以多多而益貴。悠揚綠水，訝合浦之同歸，繚繞

青雲，環五星以一氣。望明月而宛轉，感潛蛟之歔歔，若非象照乘之珍，安能忘在齊之味。其始也，長言邈迤，度曲纏綿，斷章而離離，若間引妙轉，而一一皆圓。小大雖倫，離朱視之而不見，唱和相續，師乙美之而謂連當。其拂樹彌長，凌風乍直，意出彈者，與高音而臻極。及夫屬思，潛繁因聲，屢有想無脛者，隨節促而奔走。以洞徹為精英，比瑕玼於能否，次第其韻，且殷勤於士衡之文，上下其音，謂低昂於遊女之手。窈窕遠矣，徘徊繹如，髣髴成象，玲瓏構虛，頻寄詞於章句之末，願連光於聲咳之餘。清而且圓，直而不散，方同累丸之重疊，豈比深泉之撩亂。懼無知者，初憫默於暗投，善則反之，乃因循於舊貫。美清冷而發越，憶輝光之璀璨，始終無異，細大靡殊。中規矩而圓折，成條貫以縈紆。似是而非，賦湛露則，方驚綴網，有聲無實。歌芳樹而空想垂珠，美惡難掩，前後莫踰。亦比掄材之至者，豈獨善歌之謂乎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七十八（唐）元稹《善歌如貫珠賦》：

珠以編次，歌以繼聲，美絲絲而不絕，狀纍纍於已成。偏佳朗暢，屢比圓明，度雕梁而暗繞，誤綴網而頻驚。響象而然，非謂守之，以繩約氣至則爾，故可貫之以精誠。原夫以節為珠，以聲為緯，漸杳杳而無極，以多多而益貴。悠揚綠水，訝合浦之同歸，繚繞青霄，環五星以一氣。望明月而宛轉，感潛蛟之歔歔。若非象照乘之珍，安能忘在齊之味。其始也，長言邈迤，度曲纏綿，吟斷章而離離，若間，引妙轉而一一皆圓。小大雖倫，離朱視之而不見，唱和相續，師乙美之而謂連。當其拂樹彌長，凌風乍直，意出彈者，與高音而臻極。及夫屬思潛繁，因聲屢有想無脛者，隨促節而奔走，以洞徹為精英，比瑕玼於能否，次第其韻，且殷勤於士衡之文，上下其音，謂低昂於游女之手，窈窕遠矣，徘徊繹如，髣髴成象，玲瓏構構虛，頻寄詞於章句之末，願連光於咳唾之餘。清而且圓，直而不散，方同累丸之重疊，豈比深泉之掩亂。懼無知者，初憫默於暗投，善則反之，乃因循於舊貫。美清冷而發越，憶輝光之璀璨，始終無異，細大靡殊，中規矩而圓折，成條貫以縈紆，似是而非，賦湛露則方驚綴網，有聲無實，歌芳樹而空想垂珠。美惡難掩，前後莫踰，亦比掄材之至者，豈獨善歌之謂乎？

蔣防（792年—835年）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六十三（唐）蔣防《螢光照字賦》：

士有閱簡策，尚專精。恒俾夜而作畫，每聚螢以襲明。期照燭於無隱，俟沉研而有成。縹帙時開，玉篆共丹輝並耀；銀鈎下映，繁星與片月俱生。帷幌之際，微明舒蔽。或熠熠以光吐，復離離而珠綴。俯而察，煥乎呈科斗之文；靜而觀，炯爾見雕蟲之藝。諒依人以明道，匪韜光以自衛。居暗室者，懷我而載寢載興；遇明時者，假我而自強自勵。用或因物，勤斯飭躬。不晦乎風雨，不翳乎昏蒙。臨墨池則珠還合浦，映草聖則燎點寒藜。誰謂向乎晦，照篇籍兮無小無大；誰謂藏藏乎密，隨晝夜兮無固無必。金輝始徹，疑清露之騰

文；鳥跡旋分，謂錄鳥之就日。可以窮永夕，可以佐殘燈。舍之則其功不足，用之則其道彌弘。顧螢光之在照。蓋欲罷而不能。

（清）張英《御定淵鑿類函》卷二百二（唐）蔣防《螢光照字賦》：

士有閱簡策，尚專精。恒俾夜而作畫，每聚螢以襲明。縹裘時開，玉篆共丹輝並耀；銀鈎下映，繁星與片月俱生。俯而察煥乎，呈科斗之文；靜而觀炯爾，見雕蟲之藝。諒依人以明道，匪韜光以自衛。居暗室者，懷我而載寢載興，遇明時者，假我而自疆自勵，用或因物，勤斯飭躬。不晦乎風雨，不翳乎昏蒙。臨墨池則珠還合浦，映草聖則燎點寒蕞。金輝始徹，疑清露之騰文；鳥足跡旋分，謂靈鳥之就日。可以窮永夕，可以佑殘燈。拾之則其功不足，用之則其道彌弘。顧螢光之在照，蓋欲罷而不能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六十二（唐）蔣防《螢光照字賦》：

士有閱簡策，尚專精。恒俾夜而作畫，每聚螢以襲明。縹裘時開，玉篆共丹輝並耀；銀鈎下映，繁星與片月俱生。俯而察煥乎，呈科斗之文；靜而觀炯爾，見雕蟲之藝。諒依人以明道，匪韜光以自衛。居暗室者，懷我而載寢載興，遇明時者，假我而自疆自勵，用或因物，勤斯飭躬。不晦乎風雨，不翳乎昏蒙。臨墨池則珠還合浦，映草聖則燎點寒蕞。金輝始徹，疑清露之騰文；鳥足跡旋分，謂靈鳥之就日。可以窮永夕，可以佑殘燈。拾之則其功不足，用之則其道彌弘。顧螢光之在照，蓋欲罷而不能。

趙蕃：元和（806年-820年）中進士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六十三（唐）趙蕃《螢光照字賦》：

丹鳥火熒，臨書育明。假蠹爾之微照，俟終焉而有成。由是引素囊，開縹帙。文的皦而可見，影循環而無必。孤懸虛牖，依依而鳥跡初分；迴隱薄帷，幕幕而龜文乍出。嘉其炯若流耀，煥乎發蒙。瑩分寸而靡隔，助舒卷而不窮。所以藉微索，積輕躬。隱映有餘，寧虧武子之志；熒煌如貫，爰明蒼頡之功。臨墨池而珠還合浦，映草翰而燎點寒蕞。至若暗室方扃，清宵未艾。炫微質於幽邃，閱羣言於宵藹。餘光不滅，能溫故而知新；疏彩乍臨，為積小而成大。爾其杳杳皆徵，歷歷可憑。分白黑而為度，隨編簡而不恆。初訝無煙，潛凝化草之狀；纔瞻吐耀，暗分垂露之能。及夫皓若雲舒，明如珠綴。互離離而發色，紛漠漠而流睇。是以象鈎深類冥契，儻觀光之不昧，庶微躬之足勵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六十二（唐）趙蕃《螢光照字賦》：

丹鳥火熒，臨書育明。假蠹爾之微照，俟終焉而有成。由是引素囊，開縹帙。文的皦而可見，影循環而無必。孤懸虛牖，依依而鳥跡初分；迴隱薄帷，幕幕而龜文乍出。嘉其炯若流耀，煥乎發蒙。瑩分寸而靡隔，助舒卷而不窮。所以藉微索，積輕躬。隱映有餘，寧虧武子之志；熒煌如貫，爰明蒼頡之功。臨墨池而珠還合浦，映草翰而燎點寒蕞。至若暗室方扃，清宵未艾。炫微質於幽邃，閱羣言於宵藹。餘光不滅，能溫故而知新；疏彩乍

臨，為積小而成大。爾其杳杳皆微，歷歷可憑。分白黑而為度，隨編簡而不恆。初訝無煙，潛凝化草之狀；纔瞻吐耀，暗分垂露之能。及夫皓若雲舒，明如珠綴。互離離而發色，紛漠漠而流睇。是以象鈎深類冥契，儻觀光之不昧，庶微躬之足勵。

謝觀（793-865年）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二十五（唐）謝觀《惚恍中有象賦》：

惚不可視，無臭無聲。恍不可聽，希夷杳冥，於不可為之內，有不可狀之形，則可徇其惚恍於無是無非之間，見有若存若亡之象，似菖蒲之秀，聞之而不見，其形同合浦之珍，知有而難期入掌。且夫視之不見將謂虛，聽之不聞將謂無，則虛無之內，有罔象之珠，及夫視之可見以為真，聽之得聞以為實，則真實之外有疆名之質，故執無而求者，理則謬焉，執有而求者，理亦不然。寄精於從無之地，韜光於入有之權，其象也虛，其體也玄，謂繳兮尚默，謂虧兮復全。其方不中於矩，而規不中於圓。自索隱於心契，可忘形於意筌。靜以神觀，黃帝得之於三月，反於目聽，列子寤之於九年。然後含兮如容，浩兮如海，體混沌而不殆，成胚渾而不宰。先天地之始已塊然而生，後天地之終尚澹然而在。何者為在，何者為生，生萬物兮，吾象不顯，成萬物兮，吾象不呈，謂之有兮無朕，謂之無兮有精。故道我者非常道，名我者非常名，及夫清有形而為天，濁有形而為地，列而為九疇八卦，播而為五行六位，此皆非其象，此乃象之器。自可外廢，其境内存，其至一諭，老氏之言，曷無為之不致？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一百五（唐）謝觀《惚恍中有象賦》：

惚不可視，無臭無聲。恍不可聽，希夷杳冥，於不可為之內，有不可狀之形，則可徇其惚恍於無是無非之間，見有若存若亡之象，似菖蒲之秀，聞之而不見，其形同合浦之珍，知有而難期入掌。且夫視之不見將謂虛，聽之不聞將謂無，則虛無之內，有罔象之珠，及夫視之可見以為真，聽之得聞以為實，則真實之外有強名之質，故執無而求者，理則謬焉，執有而求者，理亦不然。寄精於以形象無實全從無之地，韜光於入有之權，其象也虛，其體也玄，謂繳兮尚默，謂虧兮復全。其方不中於矩，而規不中於圓。自索隱於心契，可忘形於意筌。靜以神觀，黃帝得之於三月，反於目聽，列子寤之於九年。然後含兮如容，浩兮如海，處混沌而不殆，成胚渾而不宰。先天地之始已塊然而生，後天地之終尚澹然而在。何者為在，何者為生。生萬物兮，吾象不顯，成萬物兮，吾象不呈，謂之有兮無朕，謂之無兮有精。故道我者非常道，名我者非常名，及夫清有形而為天，濁有形而為地，列而為九疇八卦，播而為五形六位，此皆非其象，此乃象之器。自可外廢，其境内存，其至一諭，老氏之言，曷無為之不致？

陈仲师（唐）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十六（唐）陈仲师《土風賦》：

班固曰，人含五常，貴于萬彙，剛柔緩急，音聲不同。繫水土之風氣，則謂之風，其好惡取捨，動靜不恆。隨君上之情，欲聖唐四三皇而六五帝，一六合而光宅覽，職方圖山川盡見，歲七月木鐸徇于路。命州里，舉賢良。於我睢陽，古之大郡也。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也，其詞曰：吳季札挺生江國，自南徂北，聽羣樂之存亡，觀諸夏之臧慝，乃言，夫大雅、小雅、周南、召南，陳俗夸而奢，其國無主。韓地薄而險，其人不堪。燕都渤碣，秦負汧隴，俠客憑陵，世家淫勇。顓頊之居衛也，桑間濮上，務耽聲色。太公之存齊也，冠帶衣履，唯勤組織，洙泗之間，既當財力，觚畢之下，彌重獵弋，冀州則紂之餘烈，易為讐寇，合浦則蠻之獷俗，相尚戰鬥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二十三（唐）陈仲师《土風賦》：

班固曰，人含五常，貴於萬彙，剛柔緩急，音聲不同，繫水土之風氣，則謂之風，其好惡取舍，動靜不恆。隨君上之情，欲聖唐四三皇而六五帝，一六合而光宅覽，職方圖山川盡見，歲七月木鐸徇於路，命州里，舉賢良。於我睢陽，古之大郡也。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也，其辭曰：吳季札挺生江國，自南徂北，職羣樂之存亡，觀諸夏之臧慝，乃言，夫大雅、小雅、周南、召南，陳俗夸而奢，其國無主。韓地薄而險，其人不堪。燕都渤碣，秦負汧隴，俠客憑陵，世家淫勇。顓頊之居衛也，桑間濮上，務耽聲色，太公之存齊也。冠帶衣履，唯勤組織，洙泗之間，既富財力，觚畢之下，彌重獵弋，冀州是紂之餘烈，易為讐寇，合浦則蠻之獷俗，相尚戰鬥。

王奉珪：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一十七（唐）王奉珪《明珠賦》：

歷衆珍以探美，惟明珠之獨妍，自然虛靜，不假雕鑄。光熠熠以照物，勢規規而抱圓。西山之下，隨珠星而隱見。東海之上，逐明月而虧全。故能色奪琉璃，光射金玉，鮫人泣吳江之際，遊女弄漢臯之曲。在蜀郡而浮青，居石家而自綠。無脛而走，有感必通，去映魏車之裏，來還合浦之中。垂輕簾而璀璨，綴珠網之玲瓏，然明鑒不渝，奇如何賞，觀之則符彩溢目，捧之則分明盈掌，使野客取於驪龍，仙帝歸之象罔。豈直水懷川媚，夜光晨朗而已哉。偉夫宛轉周流，通冥洞幽。物有求於我，我於物無求。是則文魚謝恩，將我酬於漢室，靈地報德，將我答於隨侯。則知珠之為用久矣，為用深矣，一丸則鶴贈於噲叅，九曲乃蟻穿於夫子，所貴藏於寶匣，不可避於金市，有被褐之士，懷而不厭，敢向君以暗投，請不驚於按劍者也。

（明）王志慶編《古儷府》卷十二（唐）王奉珪《明珠賦》：

西山之下，隨珠星而隱見。東海之上，逐明月而虧全。故能色奪琉璃，光射金玉，鮫

人泣吳江之際，遊女弄漢皋之曲。在蜀郡而浮青，居石家而自綠。去映魏車之裏，來還合浦之中。垂輕簾而璀璨，綴蛛網之玲瓏。文魚謝恩，將我酬于漢室，靈蛇報德，將我答于隨侯。一丸則鶴贈于噲參，九曲乃蟻穿于夫子。上見搜神記

（清）張英《御定淵鑒類函》卷三百六十四（唐）王奉珪《明珠賦》：

歷衆珍以探美，惟明珠之獨妍。自然虛靜，不假雕鑄。光熠熠以照物，勢規規而抱圓。西山之下，隨珠星而隱見，東海之上，逐明月而虧全。色奪琉璃，光射金玉，鮫人泣吳江之際，遊女弄漢皋之曲。在蜀郡而浮青，居石家而自綠。無脛而至，有感必通，去映魏車之裏，來還合浦之中。垂輕簾而璀璨，綴蛛網之玲瓏，然明鑒不渝，奇如可賞，觀之則符彩溢目，捧之則分明盈掌，使野客取於驪龍，仙帝歸之象罔。

李滄：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七（唐）李滄《華月照方池賦》：

天開圓月，水淨方塘。月則桂華初滿，水則蘋風不揚。徘徊委照，激灑交光，素魄將臨。合浦之珠乍吐，清漣同映。玉壺之水始藏。契禪心之寂寂，發郢思之蒼蒼。何茲景之逾麗，信終夜之難忘。况乃萬里無埃，三秋罷霧，始腫朧之啓夕，已齋淪之納素。前臨不測，姮娥下入於河宮，永望長空，明鏡上騰於天步。碎蟾影於龍鱗之浪，混瓊華於雪毛之路。天泉合而益空，毫芒鑒而必具。故夫秋以為，節氣以宵凝，紅蕖落而渚淨，白露降而波澄。泳之游之，始方舟而取翫，今夕何夕，若乘槎而上升。豈獨發清管，滅華燈，思淒切於阮戶，光漾蕩於玉繩而已哉。觀乎麗天者月，習坎者水。水以柔而居月，月以輝而垂美。一鏡合而內外澄鮮，雙影分而上下相似。驚夜聲於鳧鵠，鋪皓彩於蘋芷。規沉泉底，豈魚目之能倫，勢出波中，乍洛妃之可擬。異乎纖纖，樓上的的，雲端未若，麟不闕於天宇，魚不驚於釣竿。舟蕩漾而烟空轉麗，風淅瀝而桂影生寒。佇以取鑒，適夫情性。寂以喻道，斯道也逾深。色以喻空，其空也逾淨。故體上善之為德，中含光而不競，既彰玄教之樞，用播詩人之咏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歷代賦彙》卷四天象（唐）李滄《華月照方池賦》：

天開圓月，水淨方塘。月則桂華初滿，水則蘋風不揚。徘徊委照，激灑交光，素魄將臨。合浦之珠乍吐，清漣同映。玉壺之水始藏。契禪心之寂寂，發郢思之蒼蒼。何茲景之逾麗，信終夜之難忘。况乃萬里無埃，三秋罷霧，始腫朧之啓夕，已齋淪之納素。前臨不測，姮娥下入於河宮，永望長空，明鏡上騰於天步。碎蟾影於龍鱗之浪，混瓊華於雪毛之路。天泉合而益空，毫芒鑒而必具。故夫秋以為，節氣以宵凝，紅蕖落而渚淨，白露降而波澄。泳之游之，始方舟而取翫，今夕何夕，若乘槎而上升。豈獨發清管，滅華燈，思淒切於阮戶，光漾蕩於玉繩而已哉。觀乎麗天者月，習坎者水。水以柔而居月，月以輝而垂美。一鏡合而內外澄鮮，雙影分而上下相似。驚夜聲於鳧鵠，鋪皓彩於蘋芷。規沉泉底，

豈魚目之能倫，勢出波中，乍洛妃之可擬。異乎纖纖，樓上的的，雲端未若，麟不闕於天宇，魚不驚於釣竿。舟蕩漾而烟空轉麗，風淅瀝而桂影生寒。佇以取鑒，適夫情性。寂以喻道，斯道也逾深。色以喻空，其空也逾淨。故體上善之為德，中含光而不競，既彰玄教之樞，用播詩人之咏。

陸環：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十八（唐）陸環《冰賦》：

大哉洪鈞，賦象觸類而生。或分氣四序，配位五行。惟彼冰之堅質，包履霜之漸成。夫其體含上善，色侔晴雪。妍媸自明，表裏虛澈。原其物也，則昏危應位，覘其時也，則玄冥御節。陰氣盛，陽晶滅。殺氣鴻洞，嚴飈栗烈，當此時也，何水不凝，何潭不結。瞻山則萬壑俱閉，歸海則百川潛泄。諒造化之自然，羗難得而備說。佳其空冷愈堅，風淒益壯，汗漫稜層，委積亭嶂。交河則戰士加守，合浦乃漁人迷望。况乎天道無私，所應多姿。雲禽下覆，彰后稷之聖德。泉魚出躍，表王祥之孝思，然而題周官，順時令，皎皎雪聚，皚皚山淨。盤重澗而疑壁，瀉圓池而若鏡。與海鏡而混輝，將玉壺而相映。何層冰峩峩，形埋奔浪，勢壓衝波，坎位臨時，則慎於馬窟。離光再誕，示合於滄沱。豈直若斯而已哉。固見美於將來，其藏之也。黑牡秬黍以享候，其出之也。桃弧棘矢以除災，取順則人不天札。用逆則時多震雷，故以北陸而收西陸，將啓冬鑿秋，識寒暑之情。大盤夷盤，表君臣之禮，徒觀其謙也，每避燥而就濕。其讓也，亦背陽而向陰。偉何點之入喻，著幽詩而見欽，皎爾自安，同達人之守節，渙乎將解，若天道之無心。故先賢取危於履薄，作戒於臨深，或曰，衆雖類而多名，曷方茲而至妙。明陰陽之本，為適時之要，可以羞之於王公，可以薦之於宗廟。儻水鏡之一察，猶希暫於迴照。重曰，深山窮谷凌人鑿，頒賜從來天下聞。別有川池捐棄者，終思采斲獻明君。

（清）張英《御定淵鑒類函》卷三十一（唐）陸環《水始冰賦》：

潤下之性，有時可凝。暑歸寒集，陽閉陰升。吹寒風之遠派，蹙凍雨而成冰。俾巨海以息浪，胡涓波之足徵。北陸陰涸，寒泉井冽，天吳外博，靈胥自潔。含貞抱虛，既瑩且澈。斷流而稜稜劒威，照日而片片霜切。馭坳曲陵湫穴，蒼山甕石，大冶流鐵。圓光而蚌珠可掬，朝涉而馬蹄可折。既否隔於風雲，亦祕藏於魚鼈，又冰賦陰氣盛，陽晶滅，殺氣鴻洞，嚴飈栗烈，當此時也，何水不凝，何潭不結。瞻山則萬壑俱閉，歸海則百川潛泄。諒造化之自然，羗難得而備說。佳其空冷愈堅，風淒益壯，汗漫稜層，委積亭嶂。交河則戰士加守，合浦乃漁人迷望。况乎天道無私，所應多姿。雲禽下覆，彰后稷之聖德。泉魚出躍，表王祥之孝思，然而題周官，順時令，皎皎雪聚，皚皚山淨。盤重澗而疑壁，瀉圓池而若鏡，與海鏡而混輝，將玉壺而相映。何層冰峩峩，形埋奔浪，勢壓衝波，坎位臨時，則慎於馬窟。離光再誕，示合於滄沱。豈直若斯而已哉。固見美於將來，其藏之也。黑牡

拒黍以享侯，其出之也。桃弧棘矢以除災，取順則人不天札。周逆則時多震雷，故以北陸而收西陸，將啟冬鑿秋，刷識寒暑之情。大槃夷槃，表君臣之禮，徒觀其謙也，每避燥而就濕。其讓也，亦背陽而向陰。偉何點之入喻，著幽詩而見欽，皎爾自安，同達人之守節，渙乎將解，若天道之無心。故先取危於履薄，作戒於臨深，或曰，衆雖類而多名，曷方茲而至妙。明陰陽之本，為適時之要，可以羞之於王公，可以薦之於宗廟。儻水鏡之一察，猶希暫於迴照。重曰，深山窮谷凌人鑿，頒賜從來天下聞。別有川池捐棄者，終思采斲獻明君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三十（唐）陸環《冰賦》：

大哉洪鈞賦，象觸類而生。或分氣四序，配位五行。惟彼冰之堅質，包履霜之漸成。夫其體含上善，色侔晴雪。妍蚩自明，表裏虛澈。原其物也，則昏危應位，覘其時也，則玄冥御節。陰氣盛，陽晶滅。殺氣鴻洞，嚴飈栗烈，當此時也，何水不凝，何潭不結。瞻山則萬壑俱閉，歸海則百川潛泄。諒造化之自然，羌難得而備說。佳其空冷愈堅，風淒益壯，汗漫稜層，委積亭障。交河則戰士加守，合浦則漁人迷望。况乎天道無私，所應多姿。雲禽下覆，彰后稷之聖德。泉魚出躍，表王祥之孝思，然而題周官，順時令，皎皎雪聚，皚皚山淨。盤重澗而疑壁，瀉圓池而若鏡。與海鏡而混輝，將玉壺而相映。何層冰峩峩，形埋奔浪，勢壓衝波，坎位臨時，則慎於馬窟。離光再誕，示合於滹沱。豈直若斯而已哉。固見美於將來，其藏之也。黑牡拒黍以享侯，其出之也。桃弧棘矢以除災，取順則人不天札。周逆則時多震雷，故以北陸而收西陸，將啟冬鑿秋，識寒暑之情。大槃夷槃，表君臣之禮，徒觀其謙也，每避燥而就濕。其讓也，亦背陽而向陰。偉何點之入喻，著幽詩而見欽，皎爾自安，同達人之守節，渙乎將解，若天道之無心。故先賢取危於履薄，作戒於臨深，或曰，衆雖類而多名，曷方茲而至妙。明陰陽之本，為適時之要，可以羞之於王公，可以薦之於宗廟。儻水鏡之一察，猶希暫於迴照。重曰，深山窮谷凌人鑿，頒賜從來天下聞。別有川池捐棄者，終思采斲獻明君。

崔根：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十七（唐）崔根《浮漚賦》：

仰參造化之理，俯察宇宙之功。既希微而不測，亦要妙而無窮。至如殷雷發谷，激電流空，石驚飛而迎雨，銅鳥振而驚風。已而懸溜，不止空庭。積水對霧沓而歷，覽見浮漚之邈迤。瑩映澄澈，內明外美，倏往忽來，乍減乍起，含卷舒之度，得行藏之軌。其柔也，則隨波以為心。其剛也，乃觸物而忘已。諒潛運之恍惚，孰能察終始，浮漚之義大矣哉。俯而觀之，錯落煌煌。若明珠之出合浦，遠而望之，昉矚和一作旁羅，若衆星之列長河。爾其因水發色，以空成相。懷清潤之秀氣，負圓通之雅量。信天澤以成姿，豈人圖而為狀。且夫勢有萬端，形無定質，或繁小而爭湧，或希大而間出。從下流而守謙，託上善而非溢。

冀輝彩於當年，故韜光于晴日。

（清）陳元龍輯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三十（唐）崔根《浮漚賦》：

仰參造化之理，俯察宇宙之功。既希微而不測，亦要妙而無窮。至如殷雷發谷，激電流空，石燕飛而而迎，雨銅鳥振而風。已而懸溜，不止空庭。積水對霧沓而歷，覽見浮漚之邈迤。瑩映澄澈，內明外美，倏往忽來，乍滅乍起，含卷舒之度，得行藏之軌。其柔也，則隨波以為心。其剛也，乃觸物而忘已。諒潛運之恍惚，孰能察其終始，浮漚之義大矣哉。俯而觀之，錯落煌煌。若明珠之出合浦，遠而望之，的皪旁羅，若衆星之列長河。爾其因水發色，以空成相。懷清潤潤秀氣，負圓通之雅量。信天澤以成姿，豈人圖而為狀。且夫勢有萬端，形無定質，或繁小而爭涌，或希大而間出。從下流而守謙，託上善而非溢。冀輝彩於當年，故韜光於晴日。

張友正

（北宋）李昉輯《文苑英華》六十六（唐）張友正《請長纓賦》：

昔漢武志闢中原，謀綏遠裔。選使者之招撫，得終軍之雄萬。握瑞節將彼俗斯懷，請長纓必其王是繫。惟越之王，南方之強，擁百城而竊位，扼五嶺而為防。隔上國之正朔，弄先王之憲章。子雲乃奉辭象魏，銜命要荒。因壯志以中憤，遂雄謀而外揚。蕞爾小國，又非內屬。締交火鼠之鄉，連結雕題之俗。地遠人曠，山重暑溽。不可以師旅加，不可以威刑束。請今流聖澤以旁浸，引皇明而遐燭。雖百越難羈，而長纓可足。何者？欲以請長纓之容，欲以革斷髮之風。使有執珪以展敬，庶無鳴鏑以稱雄。既而化被越裳，威行南土，解椎髻而襲冠冕，捨卉服而垂纓組。其合浦之明珠，與炎州之翠羽，咸奔走於外域，共充盈於內府。緩頰來九譯之朝，一言敵兩階之舞。是知纓以長為美，士以才為主。當其時也，爰陳敢請之辭，于以繫焉，果致未羈之虜。觀其興言無愧，適足無畏，有以見四方之氣；功諧所籌，事愜所求，有以見千金之謀。士之處代，貴乎排難解紛，扞災攘禍。重立信於金石，急成仁於水火。儻見授於長纓，願輕生而致果疑。

張隨

（北宋）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一十七（唐）張隨《海客探驪珠賦》：

靈海洶洶，爰有泉兮，其深九重。中有明珠，上蟠驪龍。難犯之物兮不可觸，希代之珍兮不可逢。矧夫淵淪之窈曷，揭厲之能從。爰有海客貴然來適，利實誘衷，舉無遺策。乃顧而言曰見機而作，不索何獲？我心苟專，而至寶可取；我力苟定，而洪波可擘。既覽川媚之容，遂探夜光之魄。伊彼勇者，吁可駭也！俯身於碧沙泉底，揮手於驪龍領下。所謂明淺深，斷取拾而已。觀其發跡潛往，澄神默想，俄徑寸以盈握，倏光輝而在掌。初解磧礫，訝潭下星懸，稍出漣漪，謂川旁月上。鄙鮫人之慷慨，殊赤水之象罔。然則冒險不疑，懷貪不思。幸竊其實，幸遭其時。向使龍目不寐，龍心是欺，則必奪爾魄，啖爾肌。

救蒼黃之不暇，何採掇而得之。想夫人不亦危矣，驗乎事良亦淒其。則知計非爾久，利非爾有，必以其道。亮自至而無脛，是忽其生，奚獨虞於傷手。亦由貪夫狗財，自貽伊咎，君子遠害，唯儉是守。故車乘見驕於宋客，驪珠乘誠於莊叟。於戲我躬，不保雖寶；謂何彼險，不陷雖珍。則那子產常識於狎水，仲尼昔歎於憑河。因政則來格，感恩則匪他。漢武帝受報於昆明之岸，孟嘗反輝於合浦之波，豈與彼而同科哉？驪龍之泉，物不敢入，緯蕭之子，一以何急？其父乃鍛其珠，勗其習能往也可及，不能往也不可及。

（清）陳元龍《御定歷代賦彙》卷九十七（唐）張隨《海客探驪珠賦》：

靈海洶洶，爰有泉兮，其深九重。中有明珠，上蟠驪龍。難犯之物兮不可觸，希代之珍兮不可逢。矧夫淵淪之莫究曷，揭厲之能從。爰有海客賁然來適，利實誘衷，舉無遺策。乃顧而言曰見機而作，不索何獲？我心苟專，而至寶可取；我力苟定，而洪波可擘。既覽川媚之容，遂探夜光之魄。伊彼勇者，吁可駭也！俯身於碧沙泉底，揮手於驪龍領下。所謂明淺深，斷取捨而已。觀其發跡潛往，澄神默想，俄徑寸以盈握，倏光輝而在掌。初解磧礫，訝潭下星懸，稍出漣漪，謂川旁月上。鄙鮫人之慷慨，殊赤水之象罔。然則冒險不疑，懷食不思。幸竊其實，幸遭其時。向使龍目不寐，龍心是欺，則必奪爾魄，啖爾肌。救蒼黃之不暇，何採掇而得之。想夫人不亦危矣，驗乎事良亦淒其。則知計非爾久，利非爾有，必以其道。亮自至而無脛，是忽其生，奚獨虞於傷手。亦由貪夫狗財，自貽伊咎，君子遠害，唯儉是守。故車乘見驕於宋客，驪珠誠於莊叟。於戲我躬，不保雖寶；謂何彼險，不陷雖珍。則那子產常識於狎水，仲尼昔歎於憑河。因政則來格，感恩則匪他。漢武帝受報於昆明之岸，孟嘗反輝於合浦之波，豈與彼而同科哉？驪龍之泉，物不敢入，緯蕭之子，一以何急？其父乃鍛其珠，勗其習能往也可及，不能往也不可及。

3. 宋元

闕

4. 明清

皇甫汈（1497-1582年）：

（明）皇甫汈《皇甫司勳集》卷十三《還硯歌為長兄賦》：

長公甲誕歲逢酉，嘉賓四座稱觴後。
周郎手持一片石，殷勤為獻千金壽。
玉質溫瑩眼復明，霞彩爛耀鏗然聲。
主人拜受比瓊玩，置之几案烟霏生。
科斗古籀鑄虬形，色絲妙句如盤銘。
客從遠方羅雀至，呼兒取出題鳳字。
寶硯凋磨多苦辛，銀杯羽化須臾事。

主方懊快客不歡，黑卿寂寞穎人棄。
神物豈無呵護靈，依然得自吳趨市。
君不見，明珠合浦有時還，楚弓知在郢門間。
由來喪焉何須問，且更籠鵝一解顏。

王世貞（1526-1590年）：

（明）王世貞《弇州四部稿》續稿卷十一《題馬鮮梅鮮于樞長歌真蹟後，為詹侍御明甫賦》：

詹家琪樹五百年，色壓萬卉當春先。
根如鐵龍蕊如玉，能使石壁增清妍。
馬兒丹青得父筆，為梅傳神神皮頗全。
當時主人大好事，徧乞虞揭諸名篇。
伯機一書獨道發，與圖三絕嗣鄭虔。
老梅枯死圃亦廢，此卷一分沈虞淵。
仍孫侍御出按部，夜有光怪騰奎躔。
不知何人致此卷，捧視絕倒幾成顛。
延津劍合猶化去，合浦珠返寧天然。
歸陳祖廟集子姓，天球大主訓不敢前。
金華山頭紫鬱滃，螯溪水脚青潺湲。
故家何必問喬木，五尺絹素高摩天。
他時努力效鼎寶，與子別結千秋緣。

田雯（1635-1704年）：

（清）田雯《古歡堂集》卷三十九《朱砂賦》：

考夫銀燭流於朱提，銅山啟於吳會。合浦有夜還之珠，番洋有醋潑之瑁，精鏤美盪，林邑螢飛，黃鶻青雅，錫蘭流潰，西域之苜蓿葡萄，南粵之珊瑚、翡翠。莫不居之為奇，有以為利。

（清）鄂爾泰《貴州通志》卷四十四（清）田雯《朱砂賦》：

考夫銀燭流於朱提，銅山啟於吳會。合浦有夜還之珠，番洋有醋潑之瑁，精鏤美盪，林邑螢飛，黃鶻青雅，錫蘭流潰，西域之苜蓿葡萄，南粵之珊瑚、翡翠。莫不居之為奇，有以為利。